



HALF ANGEL HALF DEVIL

疏桐 著

白衣 一半是 天使

揭露医药行业的众生百态

HALF ANGEL HALF DEVIL

疏桐 著

白衣 一半是 天使

揭露医药行业的众生百态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衣，一半是天使 / 疏桐著.—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6

ISBN 978-7-5057-2747-2

I. ①白… II. ①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89270 号

书名	白衣，一半是天使
作者	疏 桐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	787 × 1092 毫米 16 开
	23.5 印张 280 千字
版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2747-2
定价	25.80 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1 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白衣 一半是 天使

目录



第一章 烦嚣的江湖



范南，这个兢兢业业的医学工作者，老专家，以他的铁血坚持，无比艰涩地维系着自己“范老君子”的高端品牌。在时下的环境里，他这个站在学术前沿的专家，无疑是大大小小相关制药企业攻城掠地的焦点。

大时代 小公民 -----	002
招聘会上的邂逅 -----	006
前途之战 -----	010
初入江湖 -----	017

第二章 相忘于江湖



幽幽的灯光下，李巧然面前红酒变成了血，她觉得他们此刻喝的不是酒，而是血，那是无数患者的血，是那些可怜的病患走投无路之下买命的血，这个想法使她一阵阵发冷，并伴随着一阵阵的恶心。

甲方乙方 -----	022
迷茫的流浪 -----	026
换个平台 -----	033
华丽的转身 -----	038
三个人的战争 -----	041



用生命埋单 -----	048
人间正道是沧桑 -----	055

第三章 味道江湖



这个医药代表很敬业，把给每个医生的具体数字都清清楚楚地写在一张纸上，包括每个品种每开一盒药佣金多少、合计钱数、累计钱数，还有一个日记本，里面记录着每个医生的基础资料档案、医生家属的资料……

物极必反 -----	062
天上掉下个陈妹妹 -----	065
两个女人的赌桌 -----	071
满城尽是假广告 -----	077
收获的季节 -----	083

第四章 再战江湖



人家叫我们医药公司是二道贩子，这话没错，我们只不过是个中间商，如果一个政策下来，国家允许药厂直接给医院供货，我们就得饿死。

一叶浮萍 -----	086
烧饼再现 -----	089
组织依然欢迎你 -----	094
意外的官运 -----	098
再聚首 -----	101
面具之下的面具 -----	108
我们都是为了小花 -----	113
呼之欲出的新政 -----	117
准女婿成功造访 -----	121
准儿媳失败回访 -----	125
开局有利 -----	131
和好如初 -----	135
革新的力度 -----	140
尴尬的约会 -----	143
人在江湖飘 -----	149
家庭说客 -----	156

同病相怜 -----	161
各路烽烟起 -----	170
理解不容易，所以理解万岁 -----	175
共同的熟人 -----	179
有所为有所不为 -----	184

第五章 飘摇的江湖



金科扭了扭他那不转轴的脖子，扶了扶他那昂贵的金边眼镜，掂了掂伍秀儿留下的信封，满意地翘着二郎腿，他又残忍地毁掉了一个女孩儿，使她变成了唯利是图的动物，就像当年他被人毁掉一样。

有啥别有病 -----	192
营销大师的幺蛾子 -----	195
好日子和我绝缘了 -----	197
小花没了妈妈 -----	201
向阳背后的阴暗 -----	205
贫穷就是罪恶 -----	211
人，不能总想着自己 -----	215
小花的新生活 -----	217
身与心的焦灼 -----	218
人，为什么要这样虚伪 -----	226
死去活来 -----	230
她把自己丢了 -----	234
各取所需 -----	236
混乱之后的联盟 -----	238
新的起点 -----	246
挣扎着的痛 -----	250
扭曲的灵魂 -----	257
尴尬的提升 -----	262
彼此依靠 -----	265

第六章 失血的江湖



落日的余晖洒满金色的梧桐，远处不时传来几声乌鸦的鸣叫，白丁久久盯着化验单上的字母，它们本来没有什么意义，可当这三个字母并肩出现，就预示着一个意义，一个他无法接受的残酷现实。



矛盾的激烈升级 -----	270
最后一根稻草也没了 -----	278
后面的事 -----	282
迟到的反思 -----	284
连锁反应 -----	287
送行的脚步 -----	292
没有守卫的城池 -----	296
拨云见日 -----	299
你方唱罢我登场 -----	302
没事找事 -----	305
从皮毛原理到挖井理论 -----	309
这一天我等了好久 -----	312
一个美丽的错误 -----	314
该来的还是来了 -----	317

第七章 风雨江湖



大哥是个乐此不疲地玩儿策略的人，他没有意识到在王小雨乃至王守信一干人的眼中，他值得追随的地方就是他那颗天良未泯的心，而不是那些手段比较粗糙的阴谋诡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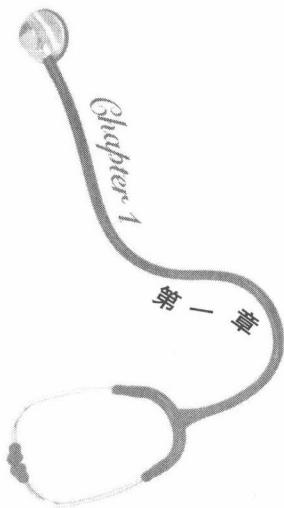
重磅炸弹 -----	322
自作自受 -----	324
旧的没去 新的来了 -----	330
公益和利益 -----	339
我们明天去登记吧 -----	342
最合适的位置 -----	344
小迎旭的新生 -----	348
归来 -----	351
你是小花的妈妈 -----	356
善恶终有道 -----	360

第八章 谁的江湖



我认定你是那个埃及的公主，而我是那个漂流在篮子里的小摩西，没有你，我不知道会飘到哪去。

瓜熟蒂落 -----	366
------------	-----



颓废的江湖

《增广贤文》有云：“广厦千间，夜眠不过八尺；良田万顷，每日只食一粟。”人们的日常用度是有限的，可欲望是无限的，一切向钱看的大潮推动着人们前进的步伐，成了生活的全部动因，真不知是人类的进步还是悲哀！



大时代 小公民

范南

性别：男

年龄：55岁

职务：消化科副主任医师

我们的故事就从这位老专家开始。

范医生家。

“老范啊老范，我算是服了，我见过轴的，可没见过你这么轴的。”

这是范南的老伴儿艾珍伴随着我国医药体制改革而产生的主诉症状为红眼珠的那种病。

“科技在你那里怎么就转化不成生产力呢？下周小骏就开学了，可学费还没凑够呢，东挪西借的，我都嫌丢人！”

“今天的演出有没有新内容？”范南一面调整呼吸，一面有一搭无一搭地应和：“如果没有新内容，我打算回避一下。”

“回避？你能回避得了吗？你看看咱们这个家，范珏要结婚了，连个像样的嫁妆都买不起，你不嫌！”

“我没什么寒碜的，你看咱身板挺得多直？寒碜着谁了？”

老范有些生气了，艾珍愿意看到老范动气，这样她就可以挑起战火，把压抑已久的不良情绪拿出来晒晒，欲望这东西在心底压得久了会发霉的。

“你身板是直了，我们娘们儿跟着遭罪。”

“你们是光着了还是饿着了？你们遭什么罪了？艾老师！”

老范还真火了，战争迅速升级。幸亏这个时候有人打开了房门。我们的男一号范骏推门进来，这个一脸阳光的大男孩身穿一套背靠背的运动装，脸颊绯红，一看就知道是刚刚结束晨练。

他脸上原本兴奋的神情迅速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副不耐烦的神色，他迅速冲向厨房，抓起一个玻璃杯一阵牛饮：“怎么了？大老远我就听咱

们家又在吵架，世界和平都指日可待了，咱家啥时候能和平共处？大周末的，干吗呀？成心不让人消停是不？”

艾珍一溜小跑地跟着儿子的脚步进了厨房：“你慢点儿，刚做完运动，不能喝那么急。”

范骏道：“润润喉，估计马上您二位就需要仲裁了。”

范南冲着儿子抱怨，为了平息战火，他故意压低了声音：“你妈更年期。”

“你才更年期呢！”艾珍那耳朵，顶风都能听到三里地外蚊子叫：

“我就纳闷了，小骏你说，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春风一拨一拨地吹，吹得人家稀里哗啦的，可你看看咱这个家，除了这一堆象征贫穷的破锦旗，还有什么？”

又是典型的红眼病症状，范骏只好再次出面调停，他们家这几年的争端基本上都是这个病症引发的，一直都没什么新内容，范骏冲着一脸无奈的父亲挤眉弄眼：“老爸，刚才我上楼时看见我张大爷一个人在楼下遛弯儿呢，要不您找他下会儿棋去？”

“好好，咱惹不起躲得起。”

老范会意，小心地端着一杯刚沏好的绿茶出去了，在这个家里，每次争端都以他无原则的沉默或溜之大吉而告终，对于老伴儿千篇一律的唠叨，他能够理解，伴随着改革开放而来的还有一个比较效应，因为比较方知不足，有比较才会使人进步，可对于一个俗人，比较也最容易让人红眼，医药改革了，以药养医的政策使医生们能发家的发家了该致富的也都致富了，可他们家还是老样子，眼看着春风一拨一拨地都快吹成旋风了，就是吹不绿他们家的田间地头，艾珍心里那叫一个急，她巧立各种名目逼着范南出手，可这个轴人就是不为所动，分明是想活活把人气死。

老范走了，剩下母子二人面面相觑，艾珍对于自己刚才在儿子面前表演的行为艺术有点不好意思，可老范三十年不变的应对策略，着实让她越想越憋屈，追求富裕的权利人人都可以有，凭什么她只能手捧着老范这只空空如也的金饭碗肝肠寸断？

艾珍长叹一声：“我算是看透了，我这人天生一副受穷的骨头，看来这个家要想翻身，指望你爸算是没戏了，只有靠你们了。”

在艾珍的眼里，范家的人天生都跟钱敌人似的，儿子范骏和女儿范珏最近的表现让她隐约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孩子们在事业的追求上正在潜移默化地向他们的那个超凡脱俗的老学究爸爸靠拢。不行，不能听任这种苗头在这个家里蔓延，那样她就彻底没戏了，她要向孩子灌输新时代的财富观，老的改变不了，总要给小的洗洗脑袋，用以防微杜渐。

艾珍故作委屈地对着儿子哭天抹泪儿起来：“小骏你是知道的，妈不是财迷。”

范骏眨了眨他那双颇具时代感的俊眼，嬉皮笑脸地说：“财迷是要先有点小财，然后才能着迷，咱家一穷二白三无产，连老鼠都快含泪搬家了，您拿什么迷？您是不是财迷还没机会检验呢！”

“臭小子，妈这还不是为了你吗？昨晚，隔壁金科家来客人了，好几拨，叽叽喳喳地讨论别墅装修的事，你说说，多刺激人？他一个破药剂科主任，工龄比你爸小十五年，他又没有处方权，他老婆是个小护士，肯定没我这个高级教师工资高吧？凭什么他们买得起别墅？还有楼下你张大爷，级别工龄和你爸都一样，人家也买车了，你说你爸，现在医院按开药多少拿工资了，你爸是门诊病人数量最多，开药的钱数最少，因为开药钱数不达标，经常被医院扣工资。你和你姐都老大不小了，现在这个社会，干什么不需要钱？我想趁你爸还能干，让他发挥点余热，我有错吗？你说我怎么是个教思想品德的呢？这玩意儿现在不值钱，我们学校那些主科老师光靠给学生补课都发了财……”

范骏一边想着如何开导他妈，一边想着这个老太太真是不同凡响，对他爸的职业活动门儿清，还真是不好糊弄：“妈，我的妈呀，您这不是让我爸发挥余热，您这分明是让他晚节不保。咱不是活得挺好吗？人家住人家的别墅，跟咱有啥关系？咱这板楼住着多踏实！他那别墅住着做噩梦的概率肯定比咱高！”

艾珍心想还是儿子会说话，不是好道儿来的钱花着心里肯定不踏实。想到此处，她那张布满岁月沧桑的老脸上顿时浮现出幸灾乐祸的笑意，那表情像是钻进邻居金科梦里的女巫。

范骏一看这套平衡战术取得了效果，于是趁热打铁：

“医生是个什么工作？是靠人家的不幸挣钱的，有了病本来就够不幸的了，再让他多开药，那不是没有不幸制造不幸来赚钱吗？您这光荣的人民教师也该提高一下觉悟了！还是教思想品德呢，想把我们这些小苗教成什么样啊！如果您硬要拿我说事儿把我爸往腐败的道上撵，我宁可不上这个大学了，再说，我自己也可以勤工俭学呀，您这境界有问题，要不然咱家可以民主评议一下，我姐也不会同意您的观点的。”

“就你们觉悟高？觉悟能当饭吃？那是忽悠老百姓的。”

艾珍无奈地摇了摇头，心里不得不暗暗承认基因的力量。这孩子，真他妈是他爸儿子，一点没错！本来以为把他们都培养出来他们家就能奔向资本主义的前沿阵地了，现在看来路漫漫其修远啊，还得继续上下求索。

范骏嬉皮笑脸地：“您以前可不是这样的，当年总是教育我和我姐向我爸学习，学习他老人家不屈不挠的职业精神，学习他老人家一丝不苟的职业操守，怎么了？现在是市场经济了，看人家发财致富了，心里痒痒了？我现在倒是真的理解我老爸了，在物质利益的诱惑下，他老人家能够一如既往地把患者放在第一位，这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好医生呢！您不是总说‘吾道一以贯之’吗？这就是我爸的‘道’！”

艾珍嗔怪地白了儿子一眼，不无自豪地说：“这小子现在还一套一套的了。”

看到艾珍已经多云转晴了，范骏心里松了口气，他神神秘秘地凑到艾珍耳边：“有件事我得和您汇报一下，您还不知道我爸医院那些人管他叫什么吧？”

“叫什么？”

艾珍好奇，原来这老爷子是有品牌的人，这么重要的信息竟然漏过了自己的法眼。

“叫范老君子。”

“什么范老君子？咋听上去像太上老君？”

艾珍大惑不解。

“我敬爱的老妈，您就别死乞白赖的把我爸往火坑里推了，这么多年了，他已经被按照君子的标准架上去下不来了，您就让他春蚕到死丝方尽吧。”

艾珍叹息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一看见隔壁金主任两口子就不由想到一排排的别墅，一想到一排排的别墅就犯心绞痛，还吧嗒吧嗒流鼻血。

范南，这个兢兢业业的医学工作者，老专家，以他的铁血坚持，无比艰涩地维系着自己“范老君子”的高端品牌。在时下的环境里，他这个站在学术前沿的专家，无疑是大大小小相关制药企业攻城掠地的焦点。老人家真的不容易，在外面要对付客户们的糖衣炮弹、在科室里他这个道德楷模更是要时刻提防同事的明枪暗箭、在院领导那里因为创收少而受到排挤、在家里又要时刻抵御老伴儿日趋恶化的逐利说教，他感觉自己面对的是一个比十面埋伏还复杂的斗争环境，这个环境要求他时时刻刻战战兢兢地工作和生活，深怕一着不慎掉进诸方神圣挖下的陷阱。

活在充满诱惑的当下，能够以学术为主、以患者为主的的老专家已是凤毛麟角，而如范南医生这种价值观能够驾驭本领、潜心钻研并抵御浮名浮利的，就是凤毛麟角中的凤毛麟角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在这个靠卖药收

人发财的医疗体系里，他的“开小药方”才是大关爱，他的“不作为”才是大有作为。

《增广贤文》有云：“广厦千间，夜眠不过八尺；良田万顷，每日只食一粟。”人们的日常用度是有限的，可欲望是无限的，一切向钱看的大潮推动着人们前进的步伐，成了生活的全部动因，真不知是人类的进步还是悲哀！

我们的故事也就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拉开序幕。

招聘会上的邂逅

校园篮球场上。

范骏和他的同学们在挥汗如雨地拼抢那个六百多克重的小球。那是他小时候的一个梦，他喜欢公牛、马刺，他喜欢诸如乔丹、邓肯那些他耳熟能详的国际巨星们在方圆四百平方米的范围内挥洒青春的风采，可是他连安安静静地看场球赛都是一种奢望，他要学习，他要读书，他承担着每一个中国孩子都不得不承担的使命，那就是考大学，“学而优则仕”，这是中国人两千多年的不可逾越的行动纲领。考上了重点大学那就证明咱“学而优”了，至于“仕”的问题，先放放吧，不急，等哥们儿玩儿过瘾了再说吧。现在他有足够的时间看球、评球并时不时赤膊上阵过把瘾。

“小骏，别玩儿了，都一点四十分了，快走啊，招聘会就要开始了！”

一个小瘦子在场外焦急地一边冲着范骏喊着，一边抓心挠肝地围着球场打转，他不时推一下卡在鼻梁上的眼镜，也许是因为度数太高，从外面看上去，很难一下子看到他的眼睛，只能看到他的两个螺旋状的镜片。

“好了，二烧饼，还有两分钟，甭搅局！”

范骏冲着被他叫做二烧饼的小瘦子龇龇牙，接着拼抢，二烧饼摇摇头，一脸无奈地向球架子走过去，帮范骏收拾扔得乱七八糟的衣服。

一会儿，范骏跑过来，冲着二烧饼笑笑：“不用急，还有十多分钟呢。”

二烧饼撇了撇嘴：“你这人就是这样，总是匆匆忙忙的，看你脸红脖子粗的，能给资方留下好印象吗？”

“行啦，什么印象不印象，我还没想好是不是要去应聘，就一个说明会，你至于那么紧张吗？况且就咱现在学的那点二把刀的医学，人家一问就得卡壳，多栽面儿啊！”范骏一脸无所谓的样子，“我说二烧饼，这一晃咱们可是在同窗四载了，我怎么就看不出您是东北人呢？不光是造型，您说您这行为做派，要是江南的小奶油我看还差不多，和五大三粗、奔放豪爽的东北哥们儿压根儿就不是一品种！您祖上不是江南的吧？”

二烧饼有点生气，冲着范骏嚷：“是江南的，两百年前因为作风问题被充军发配东北去了，咋地吧！你爱去不去，敢情你不愁分配！”

范骏伸了一下舌头，学着二烧饼的口音：“这架势还真东北，你可别唬我了，两百年前哪会有作风问题？那时候只要您养得起，娶个十房八房的也没人管您。”

二烧饼狠狠地剜了范骏一眼：“快走吧！真是的，今天招聘会上美女如云，厂家本来就不愿意要咱这帮傻老爷们儿，你再磨蹭把我也连累了。”

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偌大的阶梯教室早已座无虚席，连过道都站满了人。这也难怪，本次的用人单位是享誉医药行业的荫森公司，世界五百强企业，谁会愿意放过这样一个进入合资公司的机会。

“张小罗，到这边来。”

一声清脆的呼唤让范骏和二烧饼登时神清气爽，张小罗是二烧饼的大名，二烧饼是范骏他们寝室对他的昵称，因为张小罗是八百度近视，带个眼镜从外面看上去一圈一圈的像烧饼。

二人循声望去，是二烧饼的老乡王小雨，一个有着吉卜赛风情的美眉，范骏拿胳膊悄悄碰了一下二烧饼，小声嘀咕：

“这么好的资源不拿出来共享，真不哥们儿！”

“这不也才认识不久嘛，比咱晚一届，还没来得及给你介绍呢，俺是那吃独食的人吗？”

二烧饼一边嘟囔着，一边向美眉的方向挤，心说认识她们有啥好的？有你怵的时候。不等挤到对方面前，就迫不及待地问：

“小雨，你离毕业还早着呢，急什么？现在就过来应聘？”

“凑热闹，长经验呗，咱家里没门路，要想将来不回到穷乡僻壤去，就得笨鸟先飞，过来给你介绍我的姐妹儿。”王小雨忙不迭地说着，“这是李巧然，我最好的朋友同学兼室友。”

二烧饼顺着王小雨的手势望去，好一个知性美女，怎么在医学院有这样的尤物，公然不在二烧饼他们的势力范围内，可恼，他身后的范骏也有同样的感觉，而且心里还暗暗吟诵，真乃“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

无花”呀！

“巧然，这是我老乡张小罗。”

二烧饼忙不迭地冲着李巧然点头哈腰，范骏心说真没长进，一见美女就这副没出息的样子，他伸手朝二烧饼的腰上掐了一把，二烧饼顿时领会精神：“哦，这位是俺的室友好友兼同窗范骏，号称医学院霹雳游侠。”

李巧然向他们点头示意，那动作不大不小不多不少，既保留了女性的一点矜持，又显示了东方美女的韵味，此时的范骏，完全忽略了那个有着吉卜赛女人野性美的王小雨，倒是王小雨见了范骏，脸色微红了红。

二烧饼和范骏挤到王小雨旁边的空座位上：“这儿没人坐？”

王小雨答道：“我们同寝的两个人到现在还没来，先把座位占了，你们先坐吧。”

他们俩在王小雨旁边的座位上坐了下来，此时的说明会已经开始了，荫森公司的人力资源部经理在介绍他们的公司：

“同学们都是天之骄子，荫森公司是业内最有实力的公司，这一点不容置疑，俗话说，好马配好鞍……”

“这是大公司的经理？啥文学水准！”王小雨小声对李巧然说。

“先听吧，他能做那么大公司的经理，肯定有他的道理。”李巧然声音很小，像是自言自语，而又不动声色。王小雨左右扫视了一下，接着听演讲。

“大家的能力自然不用我说，一张毕业证等于一块敲门砖，但我想说的是，在你们迈向社会这个大舞台的时候，这是一个起点，起点的高度决定你们将来的发展，在座的同学中有的是医学专业的，也有很多是学药学专业的，这两个专业的人才都需要，而且是如饥似渴地需要，目前我公司在西安又上了八条生产线，我们的产品涵盖了人体八大系统，其中消化道用药在该系统中占据主导地位，我们的市场涵盖了处方药、非处方药，尽管目前中国市场非处方药运作很不规范，这就是我们这种大公司的机会，我们强大的资本运作和市场占有率先是在当前是其他公司望尘莫及的，选择了我们就是选择了成功。当然，荫森公司门槛高，这在业内也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希望大家广泛参与，把你最优秀的一面展示给我们。”

几个人懵懵懂懂地听着，二烧饼听得气血上涌，恨不得立马成为荫森公司的一员。

范骏本来对这个说明会就没什么概念，他只看见讲解人的嘴巴在高频率不断地动着，嘴角泛着白沫，他实在没有兴趣听下去了，于是把嘴巴凑近二烧饼的耳朵：“那俩美女是哪个系的？”

“我也不知道，你要好奇就自己问吧。”二烧饼这会儿正在兴头上，对他的问题不感兴趣。

“我俩都是学临床的，大三，比你们小一届。”隔着个二烧饼，王小雨还是把他们的话听个一清二楚，并主动回答，这反而使范骏有点不好意思了。

王小雨索性不理二烧饼，直接抻长脖子问范骏：“你们毕业后也想到企业去吗？”

范骏有一搭无一搭地：“嗯——还没想好呢，你们倒是未雨绸缪，还有两年才毕业就来参加就业说明会了。”

二烧饼左看看右看看，显然为他们在这种场合下交谈感到不满，范骏示意王小雨到此为止，王小雨好像并不在意，接着说：

“有空到我们寝室去玩吧，三号楼 505。”

见过大方的，可没见过这么大方的，范骏心说，难怪，这就是大名鼎鼎的 SOS 组合了，二烧饼冲范骏使了个眼色，意思是你说对了，这就是打遍医大无敌手的 505 寝室了，这个寝室以“三多”享誉全校，即“美女多、人才多、朋友多”。寝室六名美女均长相不俗，且个个多才多艺，其中有两个交际甚广，据说每逢周末，三号楼前门庭若市，美女们纷纷被豪车接走，此状况在三号楼已成一景。令学长们望尘莫及，好事者遂将该寝室命名为 SOS，意思是这都是些杀手级的人物，紧急时刻即可派上用场。这个符号不光看上去和 505 相得益彰，其中深意也颇耐人寻味。

范骏未免有些失落地伸了一下舌头，心想这么超凡脱俗的女孩子竟然来自 SOS 那样臭名昭著的寝室？

四人从会场出来，二烧饼已然心潮澎湃、热力十足：

“小骏，我决定填一份简历试试。”

“用不着那么仓促吧？你还是广开门路，多方探讨一下，这可不是小事，那个经理刚才说，我们学临床的在他们公司只有做医药代表的份，你要考虑好，这样的工作适合你吗？据我所知，医药代表可不是谁都能干的！”

二烧饼还没答话，王小雨抢着说：“做医药代表有啥不好的？总比到那些小地方强吧！我出来念书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不再回那穷乡僻壤了。”

二烧饼：“你们是不知道，范骏家在北京医疗系统有杠杠硬的后台，占据着首都的优势资源，当然不担心分配问题，咱哪能和他比呀？”

王小雨一脸羡慕地看着范骏，她的室友李巧然始终没说什么，她若有所思，似乎没有听见他们在说什么，范骏并没有反驳二烧饼的话，他的心

思已经在旁边这个沉默的女孩身上了，奇怪，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怎么能出在 505 这样的寝室？那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女孩？她们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故事？真的像传说中的那样吗？

前途之战

范骏的家庭会议开得紧张激烈，老爸老妈、姐姐姐夫在为他的分配方向进言献策，毕竟这是他们家的头等大事。

范骏首先表态：“我自己的意思是出去自由择业，做几年医药代表，一是了解这个行业，二是多赚一点钱……。”

“不行，简直胡闹，那也是个职业？那叫疯狂老鼠！”

没等他把话说完，老范第一个站出来反对。

姐姐大腹便便地站起来，移动到饮水机旁边，她想给每个人倒点水，按照惯例，这样的家庭会议会很激烈。姐夫孙一鹤赶紧从沙发上跳起来：“您要干吗？让我来，这点小事您就不要亲力亲为了。”

范珏夸张地腆了一下肚子：“没事，我活动活动。”

艾珍也说：“都八个月了，可要小心啊！今天要不是为了小骏的分配的事，我才不会打电话让你们回来。”

范珏：“多活动有利于正常产，我自己知道分寸，小骏，爸说得对，在国外，也许医药代表可以算是一个职业，药厂把新药通过医药代表介绍给医生，可目前在国内，医药代表基本就是腐败的代名词，是医疗这个产业链上最不光彩的一环，我和你姐夫每天都能接触到各个厂家的医药代表，他们大多是靠不正当手段推广产品，见不得光，而且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好歹咱是名牌大学毕业，不能做那事！”

范骏：“名牌大学？那只是一种说法，当我知道应该怎样读大学的时候已经晚了。现在大学毕业了，让我去做医生，我心虚。”

范珏：“都是这么过来的，接触临床就好了，好医生是练出来的，不是学出来的。”

范南看了一眼范骏的姐夫孙一鹤：“一鹤什么意见？”

孙一鹤本来不想多话，这是小舅子的职业大事，换句话说，兹事体